

中国的经济是大发展了,而文化的状况却令人担忧。忧虑者大多数是在知识界和学术界,而广大的文化界,特别是演艺界,似乎还是懵懂的,那里一派“升平景象”,他们好像并没有什么焦虑。

经济好比是人的肌体,而文化则是人的灵魂。一个人的肌体再健康,而思想和精神的缺失却是致命的。经济出现问题,救急之道甚多,例如物价、股市、房市,等等,比较好办,亦可快速见效。举例说,我们连那空前的(但愿也是绝后的)“大饥饿”都挺过来了,我们还怕什么!

而文化不同,文化出现问题,一是本来就难发现,二是发现了没有药到病除一说。治文化病用不上“急火”,只能文火慢慢炖,“大跃进”不行,“大革命”更不行。风起于青萍之末,

对文化的预警,事先的“察言观色”即“把脉”极为重要。现在看来,这“脉”“把”得有些晚了。

文化是什么?说深奥了也可以,说浅显了也可以。我曾经说过,文化可能就是——一口痰,此人随地吐下的一口痰,

足以证明此人的“文化”。文化也可能就是一个用语,一句“粗口”,可能就是此人的“全部”。不妨想想,几千年了我们连随地吐痰的陋习都革除不了,“文革”后,我们连“谢谢”、“再见”都不会说,何况文明和高雅?

现在不仅是学术界和知识界的人们在忧虑,文化的现实已经惊动了高层,这是最让人感到欣慰的。我们真的应该“上下一心”,“唤起民众”,共同承担起促进文化繁荣发展(包括重建)的“建国伟业”。

读报偶感

谢冕

火车开往敖德萨

刘沙游历影像

从基辅开往敖德萨的火车,在月光下穿越广袤的原野和湍急的河流,一直向着南方疾驶。我像年少时那样,脸贴着窗户看着外面黑暗中闪烁的灯影和疾速而过的小站……不知过了多少时间,远方的天边渐渐地泛红了,遥远的地平线上弥漫起了雾霭和炊烟。我竟然一夜没睡,一直等到太阳升起。这时我发现火车正沿着海岸线在疾驶,海边时隐时现地出现了山脉、高楼和人影。我知道,敖德萨到了。

虽然我是第一次来敖德萨,但我却对这个乌克兰濒临黑海的小城非常熟悉了。我熟悉这座城市里有一半的居民是犹太人,所以敖德萨又被称为“犹太城”;我还熟悉这座城市有着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以移民的国籍来命名的街道,比如著名的犹太街、法国街以及希腊街;我也熟悉这座城市的那间著名的凡科尼咖啡馆,敖德萨黑咖啡让它名声在外,而高尔基、契诃夫和蒲宁让这里成了名流的聚集地;我更熟悉在黑海之滨波将金台阶上发生的那些事件以及以这个事件为背景拍摄的那部被誉为“电影教科书”的著名电影《波将金战舰号》……

我是从伊萨克·巴别尔的散文集《敖德萨故事》中认识并喜欢上这座城市的。1894年生于敖德萨的巴别尔,是苏联的一位犹太作家。上世纪三十年代因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有微词而被捕入狱并于1940年1月27日遭枪决。五十年后,意大利《欧罗巴人》杂志选出一百位世界最佳小说家,伊萨克·巴别尔名列第一。海明威认为他的作品比自己的更凝练,而博尔赫斯则认为巴别尔的每段文字都如诗那么美。

“敖德萨的夜是甜蜜的,是令人陶醉的;金合欢树的芳香沁人心脾,月亮将其令人倾倒的银辉均匀地铺在黑沉沉的海上……”

“在敖德萨,每当夜色四合,在小市民的可笑的屋子里,在黑丝绒般的天空下,那些胖的可笑的人们穿着白袜子,躺在沙发上,忍受着因晚餐过饱而导致的腹胀……”

这就是巴别尔眼中的敖德萨,充满了诗意、激情和欲望。早上7点,飞驰了一夜的火车抵达了敖德萨。一个晚上都没有合过眼的我,没等火车停稳当便一个健步跳上了站台。就这样,我怀揣着巴别尔的《敖德萨故事》开始了我的敖德萨游历……

▲表从基辅开往敖德萨的火车,刘沙游历影像



中国传统节日有一个十分有趣的系列,月和日奇数复叠:一月初一新年、三月初三上巳、五月初五端午、七月初七七夕、九月初九重阳。这几个节日中,三月三几近失落。有一次课上问学生:知道三月三么?答:“知道,日本的女儿节。”

伤心!她们知道的可谓不少。知道日本女孩子于此日要穿和服、吃女儿糕、摆雏人形娃娃。但她却不知道,这原本是我们的节日,是由我们这边流传出去的节日。

三月三,我们的节日,一个美丽的节日。这一节日,两千年前就有,两千年前就美丽。

春天来了,天气暖和了,溱河洧的水,正欢快地流动;男士女眷们,手持兰花;女的说:“去看看吧!”男的答:“好,去!”女的说:“去看看哟,洧水可正大得很呐!去那里会很开心的哦!”男男女女,来到溱水洧水边被沐浴,互相调情,赠送芍药示爱。这就是《诗经》里《溱洧》篇所描写的情景,郑国男女恋爱大集会的场面。

三月三,实在是中国传统的、历史悠久的“情人节”。

汉武帝与卫子夫恋爱于这一天。唐明皇与杨贵妃定情于这一天。李千金与裴少俊在这一天演绎他们的“墙头马上”之恋。刘三姐

三月三,一个美丽的节日

翁敏华

则在三月三歌墟上与许多人对歌后,钟情她的阿牛哥。上自帝王,下至平民;勿论汉族,包括周边的少数民族,有多少著名爱情发生于三月三!

中国人相信天人合一。中国的传统节日每每是这种健康而朴素的世界观的体现。三月三,正值青春,整个自然界都“恋爱”了。在温馨的节气里,植物在恋爱,动物在恋爱,天和地亦在恋爱。人类作为大自然的一员,在大自然母亲的示范下学习恋爱,并以自己的恋爱感召、反作用于大自然。所以人们管十分般配的情侣叫“天生一对、地设一双”,叫



莲花

陈丹燕

父亲感谢他所处的时代,感谢他此生遇见过的战友或者敌人,使他得以在漫长生活中坚持自己的信仰。他去世后,在医院里得到的第一束花,是四朵莲花,献给他的,是华东医院的俞院长,他说不光因为父亲的本名叫莲生,更是他一生纯洁高尚。我和我的亲人感谢命运让爸爸来与我们此生相处。这是他弥留时我对他说的。今日阳光灿烂,温和软亮,好像从严寒阴雨中挣扎出来的轻松。

在我人生的一些重要时刻,常常能明确感知命运与上帝的存在,那是种温存凛冽的复杂力量,令人顺从,无怨。大概作家会习惯随时写下感受吧。失去与获得并重之时,自己好像变成一个新人般的。我想起多年前的一个早上,卡特里娜飓风过去,CNN记者采访南方的难民,一个女人站在灿烂阳光里,哭着说,亲人已经失去了,家园也失去了,但是世界在今天早上是如此美丽,鲜花又盛开了。这种悲喜交错的心情,是上帝的礼物吧。是日父去七日。

他把手举到我面前,指着手腕上一个黑痣说:“你知道这是什么痣吗?这叫手表痣。我长大了肯定是要戴手表的。”那时的乡下,戴手表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我跟碗小的这番外

碗小

——文青年代的流浪手记

申赋渔

话,至今已经三十年。它成了我心里的一种隐痛。这情景曾几次在我的梦里重现,让我惊醒。三十年来,我再没有见过碗小。听父亲说,他学了篾匠,手艺很不错。我在广州打工的时候,父亲曾请他来家里做了三条竹席,两张竹匾。席子到现在还在用。碗小问我在里面,几乎晒不到太阳。碗小说我在家具厂里做搬运工,只说我在广州工作。

今年春节前,我回老家过年,骑车去镇上的浴室洗澡。照乡下的说法,过年前沐浴,把自己洗干净了,来年就会有新气象。

因为去得早,浴室里只有一个顾客,赤条条地趴在一张长条凳上,一个只穿着短裤的师傅在给他麻利地擦背。

这个擦背师傅便是碗小。我们没想到会在这里相遇。他使劲地拍我的肩膀。看到他从一个十二岁的少年,忽然变成四十多岁的满脸皱纹的中年人,我是既吃惊又惶惑。我们是既吃惊又惶惑。我

们就半躺在浴池里说话。碗小说他已在澡堂擦背多年,家里盖了楼房,儿子已经8岁。

“你不要看擦背,能弄不少钱。”他快活地说。

他没有跟我谈我们三十年前分手时说的那番话,或许忘了,或许是不想提起。问我在做什么,我说,当记者。他说,当记者好,可以给人曝光。说着又摇头,关切地对我说,听说曝光有危险,你还是不曝的好。不过呢,不曝又不行,这是你的饭碗。他挠挠头:你这个事,也不大好做,是不是?我笑着连连点头。

碗小对自己的生活相当满意,再三邀请我去他家:“我们是老同学了,你看,这一晃,三十年了吧。到我家吃顿饭,见见你嫂子。”我说:“下次吧,下次吧。”他有点不高兴:“下次回来,一定要来坐坐。”我说,一定一定。回到南京后,三十年前碗小把手举到我面前的样子,总在眼前,让我伤感。国庆回老家,从他家附近经过,我下意识地拐了

“天作之合”,把男欢女爱隐称作“耕云播雨”。这反映了一种多么和谐、多么美好的天人关系!

看世界,还有哪国的“情人节”,安排得这么恰到好处?

且,这又是一个女性解放的日子。平日里,男女相爱也许总是男性主动,但在这个特殊的日子,破例,女性愿意得到格外的尊重,女孩子可以向自己心仪的GG发出爱的信号,发起主动“进攻”。早在诗经里,就是那女的约请男的到溱河洧河边去玩的,连一本正经的朱熹老先生都知道:《溱洧》,“女感男之语也”。刘三姐用美妙的歌曲对阿牛哥百般启示,这才打开了他爱的心窍,当年看过这部电影的人,谁不会哼两句“从来都是藤缠树”的?

从来都是“藤”缠“树”,偏就这一天,允许“树”缠“藤”!也许正因如此,三月三,后来叫做“女儿节”。这是一个女儿家受抬举的日子,“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的“丽人行”。传统精神,正在这深邃的民间里。



林谷清音(国画)

沈舜安

以“今风堂”号自喻的海派山水画家沈舜安自创“叠彩”技法,把传统的绘画用设色层层叠加,既注重色彩的流动性,又避免俗艳、呆滞、浑浊,以求达到丰富绘画语言和最佳的视觉效果。叠彩法汲取了晋唐绘画的韵味,根据画面灵活运用,时而平涂,时而淡宣,时而复染,时而勾勒,时而皴擦,着色的运用完全视画面所需而调整。

用“叠彩”构筑神韵

朱龙明

沈舜安从小受家庭艺术的熏陶,绘画数十年,沿袭传统的绘画之路,在多位名家的指授中不断吸取养分,孜孜以求。他时常外出游山涉水,进行写生,开始独立思考,思考作品中的色块、布局、架构的组合。尝试在中国山水画作品中把传统的青绿、水墨技法合理运用,找到一种最佳的契合点——即在色块的组合泼洒中表现山水画大气磅礴、灵动生息的意境,以气势来构筑整幅山水作品的深邃。在表现作品美感的同时,让人启迪和感悟。

当然,自创“叠彩”法来丰富绘画手法,独辟蹊径走钢丝,沈舜安依然没有放弃对海派传统技法的研习和探究。他在继承中发展,在传承中创新,试图用这样一种表现方式以期与世人共鸣,与天地往还,达到自己对绘画作品的理解和内在心声的畅抒。

个弯,去看他。远远就看到他家那幢很漂亮的两层小楼,走到门口,一个小男孩趴在一张小方桌上做作业。

“碗小在不在?”我问他。

小男孩朝屋里喊:“奶奶,有人来找爸爸。”一位老人围着围裙从厨房里跑出来,看到是个陌生人,很狐疑。费了半天口舌,她才弄明白我是谁。

“啊呀,也不怕大哥你笑话。这个杀头的碗小!发神经,菜花黄的时候,带头请戏班子来村里唱戏。唱戏的都是什么人,你是晓

得的。这下好,老婆跟人跑了。他作死,还跟在后头去找,这样的人,找回来做什么?大半辈子了,不用说人影,信也没得一个。也不知道他现在是死是活。留下这个讨债鬼孙子,让我一个老太婆带。造孽啊!”说着抹起了眼泪。

我站了一会儿,走了。回南京已经好多天了,我还在惦记碗小。一想到碗小,我就又想起十二岁的我们,走在家乡蓖麻地里的

唐代著名的慧宗禅师常为弘法讲经而云游各地。有一回,他临行前吩咐弟子看护好寺院的数十盆兰花。

弟子们深知禅师酷爱兰花,因此侍弄兰花非常殷勤。但一天深夜,狂风大作,暴雨如注。偏偏当晚弟子们一时疏忽将兰花遗忘在了户外。

第二天清晨,弟子们后悔不迭,眼前是倾倒的花架,破碎的花盆,棵棵兰花,憔悴不堪,狼藉遍地。

几天后,慧宗禅师返回寺院。众弟子忐忑地上前迎候,准备领受责罚。得知原委后,慧宗禅师的神态依然是那样平静安详。他宽慰弟子们说:“无妨无妨,这兰花我早就种在了心中。”

就是这么一句平淡无奇的话,在场的弟子们听后,肃然起敬之余,更是如醍醐灌顶,顿时大彻大悟。

种兰,本是性情中事;育兰,可使人达观,让人心平气和。“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兰草便不同”,这是一种雅致;“松性淡逾古,兰心独不群”,更是一种高洁。所谓“心花先放,再种兰花”,慧宗禅师在心里种一株兰花,就是为了让自己心情芬芳。这其中透漏着人生的大智慧。

身居喧嚣的城市,很多人都喜欢在家中养一两盆花草,不为别的,只为那一点点充满生机的绿色。但兰花,我是从没有养过的,听说养花是干兰湿菊。兰性干,宜在阴凉通风处,浇水不须太繁,否则则会烂根,至于到什么程度,大约花土稍稍有些干裂,都是不要紧的。兰花花香清淡典雅,房间里如果有了这样一盆花,那一定是很不错的。

不养兰花,并非因为没有条件,而是觉得,像兰花这样高洁的植物,是应当养在心里的。种一株心之兰,并让它不断地生长、茂盛,开出清香的花朵,充实自己的心灵,丰富自己的生活,感悟自己的人生,激发自身向善、向美的活力,这或许才是养兰的最高境界。想想看,一个拥有了兰心蕙质的人,他的内心定然是盈满幸福的。

十日谈

草木篇

明请读一篇《红菩提》。

种一株心兰

滴水洞